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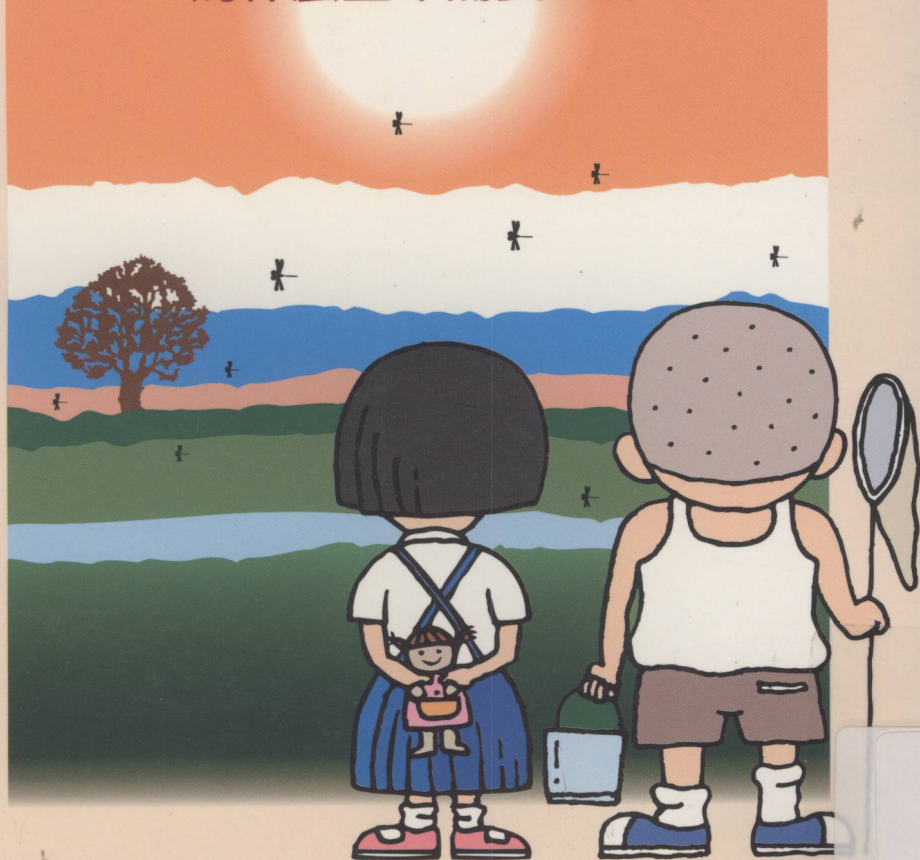


童年沃野

THE GEOGRAPHY OF CHILDHOOD

■ Gary Paul Nabhan / Stephen Trimble 著 ■ 陳阿月 譯

為什麼童年需要沃野



《童年沃野》激發深思、令人嘆為觀止。——洛杉磯時報書評——

教養文庫 T21

童年沃野

THE GEOGRAPHY OF Childhood

作者／蓋瑞·保羅·那伯漢(Gary Paul Nabhan)
史蒂芬·崔姆博(Stephen Trimble)

譯者／陳阿月

編輯／α 編校工作坊

發行人／王聖毅

出版者／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150 號 9 F 之 5

電話：(02)23320430

傳真：(02)23329817

劃撥：18324544

排版／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印刷／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版次／1998 年 10 月再版

出版登記／局版台業字第 6017 號

Copyright © 1994 by Gary Paul Nabhan and Stephen Trimble

Published by BEACON PRESS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書透過長春藤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取得中文獨家授權

The Copyright is exclusively authorized by Ivy Copyright
Agency

定價／190元

I S B N／957-8942-66-4

(原著 ISBN／0-8070-8525-1)

(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)

¥70.

童年沃野

THE GEOGRAPHY OF
Childhood



原著：蓋瑞·保羅·那伯漢
(Gary Paul Nabhan)
史蒂芬·崔姆博
(Stephen Trimble)
譯者：陳阿月

目錄

前言	5
童年沃野	7
地圖、樹名：兒童與景觀	25
去遊蕩：啓蒙小小自然觀察家	45
自己的土地：性別與景觀	67
探索的兒童：故事中的動物	95
荒野、牛隻：與大地共處	135
認識爬行動物：此正其時	165
歌聲伴我歸：父親與景觀	195

前言

不論住在城市或鄉村，童年的地理世界和大自然的故事都從家和家人開始。許多自然觀察者的旅程，是以溝堤、空地為起點，或者只是後院籬笆外的任何一塊空地。在本書的文章中，我們認為大自然的運行、花草植物、野生動物等等，對於剛開始學習走路的稚子及十來歲的孩子都有影響力，影響了男孩、女孩、家庭、社區的傳統；也影響了不同的文化，而不僅止於所謂的「西方世界」的文化。簡單地說，我們關心的是，如今沒有幾個小孩的成长環境中，有植物、動物及曠野融合成「家」的感覺。

我們既不是教育家，也不是環境治療學家，沒有多少藥方可以提供給家長

及老師。本書不是環境教育指南，也不是要「綠化」養育兒童的方式。確切地說，它是兩位正在摸索爲父之道的自然史觀察者，在看見自己的孩子於荒野中行爲豁然開展時，所交換的想法、映像、及故事。我們發現這些生命豐富的多樣性，但也覺察到大自然的滋養方式是共通的，即使是簡單型的大自然；都能夠孕育人對大地綿長的眷戀，滋養自尊心。孩子的確需要大自然。此書循此預設的前提螺旋而上，如飛蛾親近一朵綻開、蜜汁豐盈的花朵。我們迴旋的舞姿，可能帶你走上疑惑的道路——而且許多疑惑得不到立即的解答。但是解答之鑰藏在質疑的過程中。每個父母與年輕人，以個人獨特的發問方式，對這些問題的重要性，提高了知覺。但願此書能幫助你想出新問題，以新的角度看舊問題：也爲兩者創造出新的回答。

蓋瑞·那伯漢

史蒂芬·崔姆博



童年沃野

那伯漢

管它叫做窮鄉僻壤、森林、叢林、荒野、硬地或鄉村，只要我們越過大都會的鐵絲網，在崎嶇不平之地玩耍，我都會從我的孩子那裡學到很多事，如果我們只是繞著房子閒來晃去，我可能永遠學不到那些事。事實如此，待在家裡，孩子也可能提供我對世界的洞察力，但我猜想，我可能不太會注意、了解到。因為，我以為，孩子和我對這個定時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的地方，看法都一樣，就好像他們和我占用、了解的是同一個熟悉的世界。

事實不然。

我們遲早會明瞭，每個人的舉一動都非常不一樣。一起出外去探索新的地方，最能提醒我們，原來我們用不同的眼睛觀看，聞嗅大地的鼻子也不一樣。大地為我們每人吟唱不同的歌曲，年歲有差，耳朵聽到的亦有變化。

早在夏天，我們全家外出露營旅行的前幾星期，我就該敏感到孩子和我們在知覺上有這麼分歧相異的地方。準備及收拾期間，孩子對那些我們預告的公園圖片，唱出的一長串地點名稱，似乎覺得有點無聊。

我的兩個孩子——現在快十五歲，當年是七歲的達斯汀，和將滿五歲的蘿拉——都在蘇諾蘭沙漠那豔陽高照、仙人掌綴飾的盆地中，出生、長大、受洗。放眼地平線，他們看到的是堅硬的花岡石和成列的小火山。對亞利桑那州北部和猶他州南部那一片交錯地形中的事物，他們毫無所知。有顆赤子之心的愛德華·亞比曾這麼建議：「你將看到更多山丘、坑洞、圓丘、石埂、折層、圓拱、地塹、向斜層、單斜層、背斜層……等等，遠超過你一輩子所能期待看到的。」受過教育的成人，找尋著巨山大川時，常忽略了這些細膩的景緻。那時我不知道，我的孩子會讓我看到這些。

我們往北行，朝向科羅拉多高原的峽谷之鄉。我的心思全放在我們的目的地，達斯汀則馬上就被周遭景物所吸引。當我們在鳳凰城堵車時，他全神貫注地看著窗外來來去去、吞噬一切的堆土機。鹽湖計畫的新綜合辦公大樓旁，那個掌控我們沙漠中水的流向，建造水壩及溝渠的官僚體系，正在大興土木。

達斯汀終於心有所感地說：「爸爸，我不喜歡他們那樣把泥土都挖起來。」

他們一直挖、一直挖，它很快就會變小，然後我們大家就會撞在一起。」

他難過地搖搖頭，然後從我們帶出來的一堆漫畫和地圖中，取出一本漫畫，邊看邊和妹妹聊天。他的妹妹在車上大部分的時間，都在替她的熊寶寶穿衣服，以便適應高海拔的寒冷天氣。過了鳳凰城後一個半小時，我們的高度從沙漠上昇到松林，達斯汀的注意力又回到窗外的世界。

「爸爸，我們現在在那裡？」

「好像就要進入可可尼諾國家公園，」我回答。「我猜天黑前後就會抵達。」

過了幾分鐘。

「我們就要進入城市嗎？你說我們天黑時就會在森林裡。」

「嗯，這是旗竿鎮，可可尼諾國家公園的中點。我們很快就會回到松林裡。」

孩子最愛以行動探索自然

他晃眼看看施工中的泥濘路、緩慢的交通；嶄新的購物中心旁，那廣大卻空曠的停車場；還有沿著鐵軌高堆的木頭。

「爸爸，」他試探性地問，「他們把森林砍掉蓋城市的時候，那些森林看守員怎麼辦？他們是不是變成警察？」

這些擔憂、疑慮，等到露營開始才停止。在接下來的八天內，達斯汀和蘿拉很少走離營地八十碼以上。他們在附近發現山艾樹葉、杜松莓菓，在他們的金屬杯裡，搗碎香花芳草，開始做起香水。

到河邊取水時，他們看到了湍急的水流，及奇形怪狀的石頭，一下爬上斜坡研究岩石的雕刻，一會又翻下枯乾的河道，走入峽谷小穴洞。

偶爾遇到其他人的時候，我才了解，成人大多時間都在找遠眺全景、美麗的風景點。我們成人是抽象式地遊覽，孩子們則以手腳全上，投入眼前的事

物。常常我們一心只想找個一流的「攝影角度」，找個好位置可以將摻雜著橘紅色、淡黃色的沙石牆，和併列的紫色石岩的崖頂，同時一覽無遺。我們會站在崖頂眯著眼數數看看，到地平線之間有多少稜線。每次一到這樣的斷崖絕壁，達斯汀和蘿拉會和我一塊上去，然後小手突然鬆脫我的大掌，到處尋覓地上的化石、松果、亮晶晶的沙石、羽毛、或是野花。

這趟旅行過後好久，我又再次被提醒，達斯汀在旅行中幾乎不曾將注意力轉向宏偉的景觀。因為當我們打開一包他的立可拍照片時，歡迎我們的是鮮明的特寫鏡頭，有山艾樹蜥蜴、絲蘭、岩石藝術品、還有妹妹的鬼臉：相反的，少數必須的峽谷鏡頭，看起來既模糊、取景也差。

最近，當我鼓勵孩子們自己在我們的沙漠家園附近走走時，我又發現同樣的現象。「不要超過那條稜線，」我指著不遠處的火山頭，提醒他們。「站在那裡，你們會看到我們的房子，還可能看到附近山谷有鹿在吃草，還……」蘿拉和達斯汀會一板一眼地收集道具：水壺、餅乾、自己組合的求生用具，然後

去流浪數小時。我在花園澆水，或排列木柴時，三不五時我會抬眼瞧瞧山邊，尋找他們的影踪。

通常過不了多久，在屋外小徑的另一邊，不遠處草木叢生的河床，就會傳來他們從灌木叢跳出來的聲音。

「爸爸！」蘿拉大叫著。「來看我們在樹下做的窩，看你能不能走下河床找到我們。我打賭你根本想不出我們在哪裡！」

她過來牽我的手，帶我到河床，要我把眼睛閉起來，直到兩人大喊「準備好了！」我才沿著空曠的石礫河床走下去，直到他們咯咯的吃笑聲，從雜樹遮蓋的隱密角落傳來。小小的人口處，他們妝點著用野花做成的花環，附近找到的木頭竟成了矮凳。

「看看你能不能進得來，」蘿拉提議。「我們找到最棒的地方吃餅乾。」

事過境遷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對我的孩子和許多其他人而言，一些親切、屬

於個人的地方，比所有美麗的風景來得有意義。我感受到他們在裡邊的舒適、安然，也因此，對他們親手築成的小窩有真正的親密感。如今，當他們不在我身邊時，我常走近這個雜樹叢裡的小窩，想像他們只是在裡面休憩，不是遠離。

蓋斯頓·巴契拉德曾觀察指出，「找到一個隱密處，會將我們帶回到我們的童年，也許更確定地說，是一種我們想要的童年；回到許許多多我們該有而沒有過的童年……這個藏身處所的形象是很天真的。」巴契拉德講的是一種比懷舊還要深的情懷。他碰觸的是，暗藏在我們內心深處的一種遠古的動物觀——隱蔽處單純的舒適，「動物身體上自然感受需要避難時，它會縮成一團、利用掩護物、躲起來、靜靜地躺著、藏匿起來。如果要在我們的字彙庫裏找出表達隱退的動詞，我們會發現那些意象是根植於動物退縮的動作——深刻在我們體內的運作。」

回頭想想，自己覺得好笑，我要小孩「出去」爬高山、看大塊風景，好接

觸大自然，但是孩子想感受自然、動物性的舒適時，他們捨「大」取「小」，選擇與翠綠的大地做最原始的接觸。

環境心理學家瑪莉·科克比證實說，一有機會，大部分的學前兒童都偏愛在像避難所的地方玩。當她在一個遊戲場地觀察二十六名兒童時，她發現一半以上的時間，他們只在三個小小的隱蔽處玩，而那三個隱蔽處只占十分之一的場地。有四分之一的時間，他們是在綠意盎然的兩處遊戲。另外四分之一的時間，兩處高起的甲板上就是他們戲耍的地方。圍繞甲板的木板間，留有很寬的縫隙，剛好讓他們「瞭望」可能來襲的「敵人」。

科克比問一位四歲的小男孩，為什麼喜歡藏在那麼小的地方，他回答，「因為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走過來。」接著被問道，為什麼還需要一個偷看外面的孔時，他說得理直氣壯，「因為外面可能有野狼啊！」現在一些心理學家相信，這種對視野良好的隱蔽空間的偏好，是遺傳性的人類反應，並非只是一些孩子偶一為之的喜愛。